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四一冊目次

松石齋集三十六卷

〔明〕趙用賢撰
明萬曆刻本

.....一

毛孺初先生評選即山集六卷附附刻一卷

〔明〕沈承撰 毛孺初輯評
明天啓六年刻本

.....五四七

松石齋集三十六卷

〔明〕趙用賢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松石齋集序



夫世餌于靡也若三冬老嫗耗
無暖氣此非有陽明挺直君子
起疇能振之乎於定宇趙公有
遐思焉趙公常熟人鐵面長髯

松石齋集序

矢口直腸在班行中望之如長
松拂霄又如羣少年袷服為驩
忽一燕趙奇男子排闥而至令
人骨竦乃無端為人騎斃歸辭
世十餘年而集行子琦義隆義

偕姪士履走使謁叙予受而卒業公

所為詩與文有排山倒海之勢有吞

天浴日之象丁丑後半在牢騷

慨鬱中度日故多高音然公傳

者非文也文者人之神情寄焉

松石齋集序

人履幽憂愁苦中則其神閑而

不揚不閑則不光此公文所以

傳也予涉習趙內江事輒為神

王及見公如見內江焉內江廷

爭北虜事左尉荔波公嚴譴去

死無幾願內江從崎嶇嵐霧中
深澄各理公不無稍遜然公集
種之匠心又非內江可比內江
雖大拜席未暖去與公不能平
章國事者則一內江儲子

松石齋集

序

肅皇受知于

穆皇公由庶常進

穆皇首拔之今

上始未嘗不知公倘公而在其
遇未可知紀當時內江為人故

擊疏辨云以臣庸則庸以臣橫
則橫橫必不庸庸必不橫予讀
其詞悲之夫以陽明君子居丞
弼之位必以點之去此何心哉
公之遭殆與內江後先並驅而

松石齋集

序

四

馳者也或曰趙公墓久宿艸而
議者求多何居予曰子謂公可溜
乎夫卑詞不能勝廷論隻手不
能掩天日此皆巧為造化用撲
之而愈光者是也或又曰玉以

潤而稱至寶文以禮樂古有明
刑趙公徑情直行故世得而問
之予曰松栢堅凝桃李色澤即
造化亦不能密移若執文以禮
樂訓則世始以一事布名卒回

松石齋集

序

五

心易面取大化如撫者文耶禮
耶樂耶世無孔子殆簡誰裁趙
公如在半榻可以盟心今公既
注寸爰惟有詔來與子仰止可
矣常怪海虞一畧尔地五十年

間如文靖文懿及陳莊靖皆彬
彬大良為世名碩趙公復起然
半生吞炭茹藥跡三先生良苦
讀公集者可以觀世可以興矣
時

松石齋集

序

六

萬曆戊午春月通家友弟吉水
鄒元標爾瞻父顏首拜撰



海虞後學嚴激顏首拜書



松石齋集總目錄

第一卷至第五卷

奏疏

第六卷

中秘稿

第七卷

試程

第八卷至第十卷

叙文

第十一卷

題引跋書後募疏議

第十二卷

記墓碑墓表

第十三卷至第十四卷

傳

第十五卷至第十六卷

行狀

松石齋集

總目錄

一

第十七卷至第二十二卷

墓誌銘

第二十三卷

祭文

第二十四卷至第三十卷

啓尺牘

又

第一卷至第六卷

詩

松石齋集卷之一目錄

奏疏一

星變陳言疏

乞恩封贈疏

乞恩放歸兼論大臣不當分黨斥及言

事諸臣疏

告養病疏

再乞放歸疏

三乞致仕疏

松石齋集

目錄

六十一

松石齋集卷之一

奏疏一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課

星變陳言疏

翰林院檢討臣趙

謹奏爲星變陳言以維人

紀以定國是以隆

聖治事臣聞天人相與之

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人心之

安何也天不外乎理而已矣人心之所安即天

理之所合故人君舉事一當於人心則天由之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一

三十一

以降康一不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示沴其機

幽渺而實有捷於桴鼓者是不可不慎也頃自

天文示異彗出西南大火警變徵屢出 皇

上兢惕不遑下 勅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

者藉藉或以糾察大臣或以修舉庶務固鞏然

具矣然臣猶以爲詳於小而未覩其大者也臣

請不避斧鉞之誅爲 陛下一正言之臣聞賤

臣叩心而飛霜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人二

事之微而猶足感動天變如此況事在 君相

之交而道屬倫理之重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
以父憂請制疏至再三而陛下留之至再四
臣每讀其疏輸誠寫哀情淚竭盡無可復吐未
嘗不爲之歔歔飲泣而獨不能以少回陛下
之聽陛下固以輔臣受先皇付托之寄繫
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是至
公之心也輔臣至以籍苦處塊啗哀茹痛而不
能不勉承於陛下勤懇之命者亦至公之心
也然臣以爲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三十五

義效忠於數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
少盡於一日臣不知陛下何忍於此也臣查
得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
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奉旨奪情固未有不
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不
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參決
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
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
且悉而四海之逃聽風聲者又且以拘曲尋常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三十六

有改世儒之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千百年以
來亦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之云也自後世
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於衰絰之中此特權
一時緩急而有不得曲顧其臣之私者非先王
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
摧敝有識者且爲憂之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
更有所請則拂陛下挽留之意欲遂聽陛下
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義有抱恨於
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

之見疑之亦何以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
臣之勛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顧敗之於一
日臣又不知陛下何忍而爲此也臣以爲輔
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爲干天和動星象
之大者莫甚於此矣陛下若垂憫輔臣不使
之憂傷毀性則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即萬不
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勅禮官一員護送
就道仍爲責限赴闕不得延悞如是則其父
子音容之乖隔於十九年者庶幾洩其痛於憑

棺之一慟。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無疑。而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者。庶幾備道而無遺議矣。然臣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紀法之司。而任繩糾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旨。而將迎合合之爲已也。今輔臣之留。皇上主之。亦既有成命矣。烏用是哓哓者哉。臣竊意其始之遲迴。而不言。是猶以經常之見。冀陛下之曲體乎輔臣。而其既且言之。而不置者。不過逐影附聲。以希寵要榮之念。而幸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昔公誼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論。皆斯言之啓矣。故今諸臣之所可自解者。獨幸輔臣名行。不至于大隳耳。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平。臣誠不知其可也。臣以爲人紀之所以植。國是之所以定者。固不特一時治安之計。而實萬世治安之計也。陛下不可不垂眷於此矣。且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

篤豈非以在廷諸臣。未有稱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之共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之居列。而隳其求賢之心。亦顧陛下擇而用之。何如耳。陛下誠於朝講之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踵出於其間。以稱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即去。猶之其留。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顧不愈於以憂勞萃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和也哉。臣愚昧莫測於天人之際。竊以爲當人心而合天心者。其事莫大於此。敢昧死爲皇上陳之。惟聖明采納焉。臣不勝隕越戰慄之至。

乞恩封贈疏

原任翰林院檢討今陞右春坊右贊善臣趙謹奏爲恭逢慶典比例陳情懇乞聖明俯

垂卹命以均恩寵事臣由隆慶五年進士選授
庶吉士丁嫡母憂回籍守制萬曆元年恭逢
皇上登極詔書內一款兩京文武官未及三年
考滿者俱與應得 詔勅庶吉士候授職日補
給臣於萬曆二年十二月服闋授翰林院檢討
於時臣已故父承謙原任廣東左參議先於嘉
靖三十二年考察冠帶閑住嫡母蕭氏以父任
郎中考滿推恩得封宜人臣於是時念臣生母
張氏未經授封不敢陳乞隨例止得贈母張氏
松石齋集 卷之一 六
爲孺人而臣父猶然在閑住之列又臣元娶妻
張氏已故繼妻湯氏先於 覃恩日俱得加贈
如制獨臣見在繼妻陳氏未沐 恩命茲者誕
育 聖嗣加號 兩宮 詔中外文職官一應
冠帶閑住者與致仕繼妻受封已故者見在繼
妻准封此蓋 皇上浩蕩之深仁臣子遭逢之
盛事曠千載而一遇者也但臣先以言事落職
近該言官論薦 皇上憫臣無辜拔之編戶之
中而還之侍從之末臣自揣榮遇逾溢即捐糜

此身莫能圖報何敢他有覬覦而臣一念區區
狗馬之情猶冀 皇上不以罪廢之餘而壅其
恩澤之究是敢披瀝血誠上瀆 天聰查得萬
曆十一年該兵科給事中李國觀緣父李應奎
先任寧美州知州考察閑住遵奉 恩詔奏乞
致仕萬曆十年九月該翰林院侍讀羅萬化繼
妻謝氏已封宜人見在繼妻章氏復得請封與
臣事例實亦相同伏乞 皇上憐臣誠款俯賜
矜恤 勅下吏部照前例准臣父致仕臣見在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七
繼妻陳氏照臣原任檢討應得 恩典如例給
封則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獨臣父枯朽遺
骸得邀榮於九原而臣螻蟻餘命亦得胥慶於
一家矣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乞恩放歸兼論大臣不當分黨斥及言事
諸臣疏
右春坊右贊善臣趙 謹奏爲孤忠積毀懼深
罪戾懇乞 聖明亟賜罷歸以完臣節以慰群
疑事臣由隆慶五年進士蒙 先帝拔臣爲庶

吉士第一入館授翰林院檢討萬曆五年奉

旨廷杖落籍爲民十年十二月經言官累疏起用十一年六月又該御史曹一鵬論薦陞授今職伏念臣一芥草茅荷不灰之殊恩膺再造之奇遇何敢言去况臣自入仕已來徊翔禁署飽食大官已歷數年未嘗効一犬馬之力以上醉天高地厚之德亦何敢遽自言去但念臣孤介獨立既不免取猜嫌於衆而愚暗無識又時至於觸諱犯忌而不自覺臣固自量其非逢

松石齋集

卷之一

八

世之資父矣是以於去年之冬因疾具疏乞歸荷蒙皇上准臣在任調理臣復遷延未去以迄於今但始而及目於羣小臣猶計守之以默鎮之以靜久當自釋耳今乃宣言廟堂陰爲指摘隱然陷臣於罪以快既歾之奸諛臣安能以一身之微而當衆口之鑠哉况臣年已向衰憂危日叢則精神日耗安所得殫智畢力以稱一官一事之責且臣以此時而不去則疑構愈積機穽愈深即有曾史之行夷齊之操亦不免

以讒而見汚况於臣之猥瑣行能無似者乎臣是以敢復哀鳴於君父之前仰冀皇上聖

臣誠惻憫臣憂患早賜放歸令臣以未盡之年既得完其硜硜之節而又以山澤之餘得常謳歌於盛治臣之志願永畢而皇上之及於臣者真同天地之無窮矣雖然臣竊有憂焉夫黨之一說小人借以去君子而空人之國者也漢宋之世嘗起是禁矣其時大臣如竇武李清臣輩猶力諍之夫此兩人卑卑耳其持論猶如此豈以今之所號爲賢者而智不及此耶且漢宋之黨果賢乎果不賢乎夫黨非藉於有權力者不附若徒以空名可以號召而謂之黨抑不知爲此言者謂公乎謂私乎有天下之責者即聞是說猶當唾其面而銷其萌况乃昌言而揭旗鼓於先哉臣慮其開讒賊之端而遏仁賢之路也臣之告君凡涉於影響幽微者不敢以出諸口畏其近於誣也畏其以誣而誤傷善類也今方以摭拾浮詞詰責言者而顧掇細人躡足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九

三十八

附耳之說。哓哓而爲之倡。抑何襲其跡而更惡其人耶。臣慮其助陰邪之勢而消正大之氣也。臣往時嘗竊窺居正陰蓄異謀。故論其奪情廢倫一節。豫折其端。其後怙權悞國。誣上行私等事。及馮保徐爵等皆係御史發其罪惡。仰賴

皇上獨奮乾斷。以次捕逐。於臣原無與也。居正奸黨如王篆曾省吾朱璉于鯨賀一桂王宗載于應昌傅作舟王蔚等。布滿中外。相結爲奸。其爲決裂紀綱何如也。豈獨不聞其風耶。何不爲松石齋集

卷之一

十一

三十一

皇上一指而破其黨耶。今顧於臣等竄逐流移之三四人。皆目爲比周相黨。是臣等皆當斥王篆等皆當進明爲居正報仇洩怒於臣而惠此姦宄也。臣亦何負於國而爲此陷害也。此說一行。使後之爲言官者畏威自阻。相仗莫發。即有姦如山弗聞於皇上之前矣。臣慮其騁報復於一已而淆朝廷進退之大公也。正人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能指正人爲邪。是難辨也。辨諸其言與事而已。辨諸其心之爲國真與否。

而已。即使能言正言爲正事。臣猶未必其始終之一節。然猶勝以一已之私決諸順從。喻皆之間。而謂之賢者也。凡今世之所謂輸忠讜驅姦惡爲國家已宣力者。悉指以爲顛倒是非。悉目以爲感激意氣。夫取孔子盜跖徒衣冠儼然置之。而欲辨其爲孔跖其道安從哉。蓋不自知其持說之悖。而忽已動於恣睢陵轢矣。臣慮其混是非之原。而傷公平之體也。今元輔之渾厚和平。天下所服也。其虛懷樂善。亦天下之所信

松石齋集

卷之一

十一

三十一

而從也。偶有註誤。何足以損其毫芒。故當其辭疏一出。舉朝莫不頌其休休之度。仁義之人信其言之藹如矣。乃不察者畏於形迹之涉急。爲暴白之舉。訐激其詞。誣飾其語。意在動人主之聽。而一逞其睚眦之報。幸賴皇上篤留元輔。而亦不深罪言者。猶使不因元輔而有竄斥言官之累。皇上善處君臣之交者至矣。且言官之於宰相。其是非可否。兩相重者也。言官不當豈能逃聖鑒之明。掩廷論之公也。何今之

大臣者紛然羣起而求勝耶昔者周公之被流言不聞召公之起而咳嗽也豈周召不相和衷哉彼大臣固自有體也是不過踵昔年保留之故智耳臣慮其長諂諛之風而來壅蔽之漸也夫小人之心常在于匿其短而君子之失常在干不能容人過即爲君子者日雍雍緘默彼且度之於意想之外而以爲必無見容之理故其居乎搖唇鼓舌轉相訛詭脅肩諂笑謬爲款誠旣以深中主者之心而其主者亦或循已自反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三

不無可摘忽不自知動於其說蓋往者以十年糾聚雖解散于一旦然臣等以三四人抗直之迹立于孤危之地機必不投勢難竝立遂指爲議論之倡坐以排擠之罪故一有論列必曰某之所主使也一有彈射必曰某之所報復也一人造言成虎千百人見影驚蛇此日夜所以欲甘心于臣等也夫自古未有臺諫之言而必欲根株其所由者豈皆以聾瞽視天下之豪傑哉此非盛世所宜有也臣慮其習傾陷之跡而臨

忠良之行也臣頃於三月中見黃霧風霾者累日五行志曰其應爲惑衆在位又於初五日當晝雨電劉向曰電者陰脅陽也抑賢不用故當雨不雨反下電也斯二者天變應之矣豈偶然哉臣仰觀往事俯察今時積二十餘年有弊於中亦已久矣願今長筭闕廷永闕林經一念報君之心誠以爲銷朋比辨邪正戒阿附崇任輔臣而復優容言者皆一時政體之急務敢不畏斧鉞之威爲皇上一陳之然非臣不能爲此言非臣亦不敢進此言惟皇上善爲社稷長慮俯采臣言臣愚不勝幸甚天下不勝幸甚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三

告養病疏

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趙謹奏爲奉差事竣中途患病懇乞天恩容令回籍調理事臣原籍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由隆慶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歷陞今職臣於萬曆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欽承制命捧節同副使行人

劉霖前往河南鄭府行 冊封禮既畢臣即遵
限赴任供職顧臣自少有痰熱之疾自去夏以
來跋涉長途觸暑積勞舊症舉發與疾至儀真
地方調攝數日其勢轉增日夕警惕畏稽程限
忽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接得邸報該吏部題奉
欽依陞臣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臣謹
力疾望 闕叩頭謝 恩即圖強起扶曳前進
冀得急赴 君命勉盡官守不意沉痾被體急
難痊可醫人胗臣謂臣久勞損神非假以歲月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五
漸次調理不可望瘳伏念臣草茅賤士樸陋無
奇仰荷 皇上累加拔擢雖捐糜此身無可圖
報况太學有造士之責課功程藝一日不可乏
人雖夙夜趨命猶懼不遑臣何敢遷延旅次負
瘳曠之罪哉實因病體彌留力不能任趨走是
以遲回顧望不得不哀鳴於 君父之前查得
翰林院編修鄧以讚檢討教文禎先後各以奉
差患病具奏俱蒙准假調理臣與二臣事體相
同伏望 聖慈憐憫微生曲垂恩貸勅下該部

查覆容臣給假回籍養病俟痊可之日赴任供
職庶 欽命不致違誤而殘喘尚可苟延臣干
冒 天威不勝悚懼祈望之至
再乞放歸疏
原任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趙 謹
奏爲力疾赴任中途危篤再懇 天恩俯容休
致事臣於萬曆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奉差
冊封鄭府於路觸暑積勞遂成痼病續該吏部
題奉欽依陞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臣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五
恐稽違程限墮廢職業隨具疏乞歸奉 聖旨
趙用賢着遵新命前來供職吏部知道欽此臣
自聞 命已來念欲遷延待愈則時日益稽強
欲扶曳前進則氣力弗任焦灼萬狀苦莫能名
旣而伏思臣以溝壑不保之身喘息待盡之命
荷 皇上旣賜生全又加拔擢自顧此生雖肝
腦塗地猶懼弗稱况疾痛在身敢重自恤哉遂
乃扶病矜奮忍死奔趨沿途覓醫調治冀得漸
就痊可少圖報効而臣疾在鬱積非旦夕可愈

加之長途顛顛暑氣熏蒸行至濟寧地方痰喘
大作胃膈關塞四肢浮腫笑笑旅次伏枕呻吟
形影相弔若復進而不止則朝露之軀或無以
遂首丘之願不惟仰負 國恩而亦無以見祖
宗於地下臣歿且有餘愧矣伏惟 皇上睿臣
欵誠憫臣哀苦特 賜放歸使臣得專心醫藥
庶幾狗馬餘生尚延命于晷刻而謳歌至治永
畢分於田里臣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三乞致仕疏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七

三〇六

原任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趙 謹
奏爲久病綿延大懼瘵曠懇乞 天恩放歸調
理事臣頃者奉差復 命中途積勞成疾先於
二月二十二日六月二十四日兩具疏乞歸伏
蒙 聖恩不遂捐弃再 賜留用續又該刑科
給事中劉尚志題奉 欽依告病官不得遷延
稽久曠廢職業臣時方在病中旣感 曠蕩之
恩雖萬死有所不避而又恐罹違慢之罪一息
不敢自安即扶病就路晨夜兼趨行至景州地

方更加瀉痢繼作伏枕宛轉痛楚不勝隨於天
津延醫生張楠服藥調治復勉力前進旣抵潞
河驛恭遇 皇上萬壽 聖節臣亟圖望見
闕廷匍匐拜舞一效 嵩呼之祝乃臣病旣積
久焦灼愈甚纏固益深旅次旬餘藥石罔效羸
瘵之極形神俱脫心雖切于趨走力不任于支
持是敢冒死復哀祈於 君父之前且臣起編
戶僅逾二年旋擢五品旣貳太學復叨侍從可
謂人臣之極遇矣臣何爲而不樂於仕臣職在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七

三〇七

卑瑣以狗馬之病陳乞再三 皇上不罪其逾
禮之請而猶 賜非分之留可謂 主恩之極
厚矣臣獨何人敢於悖慢而仰負 聖意如此
也臣雖至愚極陋蠢如豚魚然 皇上德邁堯
舜祥臣會際昌明孰不驥首企踵思一踴躍自
奮可謂世道之極隆矣臣獨何心甘於隳惰而
自棄明時如此也凡此皆臣所欲剖肝析膽而
輸之 皇上者但今沉痾被體危亡將迫不早
爲披悉緩一日則臣甚一日稽 命之罪展轉